

卷七



瘡痍餘生元遇傷
 仙人風
 度像翻、他年鼓
 棹中相
 訪洞在白雲何處
 邊

羽
 扁
 扁



足
 織

涉難遠貢九重
 天貴有常供例
 不關何物瘕
 兒偏致富生
 生死六
 堪博

向杲

布袍著弊安於
荒利鐵鷲魂返
故宅南面宰官
唯誕長可曾知
有使君無



鷓鴣

撮口何人作

異聲

連翻及鷓鴣

飛出

應門食雁真

堪愛

不悅孤禽付

是意

江城

好姻緣是惡
姻緣鼠子相
逢宿孽纏
一旦忽歌
樛木白姑
知佛力竟
无边



八大王

今尹次何喚大
王騎逢夏至更
傾觴壯臣規勸
既訓德多衣
冠愧任

邵女

水剪雙瞳
暮相人垣窺六
脉妙回春經
後咳行
年事填
畫人間
姬婦津



聊齋志異新評卷七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貽 校字

翩翩

羅子浮汾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爲國子左廂。富有金緡。而無子。

愛羅若己。出十四歲爲匪人。誘去作狹邪遊。邪生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

惑之。惑入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淪沉居娼家半年。牀頭金盡。大爲姊妹行齒。冷然

猶未遽絕之。無何瘡創潰臭。果樂沾染牀席。逐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遙避。墮落自

恐死異域。怖恐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惱苦漸至汾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顏入里門。

悔愧尙趑趄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

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山中。緣生見

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善境命

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心洗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卽眠。當爲郎作

聊齋志異新評卷七 一 翩翩 一新書局藏版

吐屬俱佳
脫去俗塵
萬斛

安得秋葉
衣被服天
下薄倖郎
使其慚顏
息慮不敢
妄想即不

袴念定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處安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榻疊牀頭曰曉取著

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

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

雞魚烹之皆如真者非實非虛室隅一罌貯佳醢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

不增不減數日創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忘想借醒題意生云聊

以報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

好夢幾時做得豈能猛省即歡喜地豈夢夢者所得妄想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

緊吹送來也西門得朋旁解皆利西南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鑿哉

再索三索為離為兌跟上西南二字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却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

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悞落案下俯假拾果陰捻

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怳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

秋葉幾駭絕一有妄心即生幻境既不定靜如何能安危坐移時轉定漸變如故復即竊幸二女之弗見也自不

慎獨念慮終不能盡淨所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

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至此才城笑曰而家小郎

子大不端好人之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晒曰薄倖兒便

拾雲爲聖
以葉寫書
於人何求
於己何歎

扣釵作歌
詞意亦翻
翻可喜惟
其不羨乃
能喜歡惟
能加歡飯
也彼不知
足者徒取
辱耳
人當洗濯
自新之後
從前所爲
真有不堪

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

逞欲時似欲來引我
室欲者以我去禁欲

花城既去懼貽誚責女卒晤對如

平時

即能改

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拾落葉蓄旨御冬顧生蕭縮乃

持檍撥拾洞口白雲爲絮複衣著之溫爽如儒且輕鬆常如新綿

心不外放視一切
如浮雲未來不逆

過去不留當前不泥太虛之中一任白雲之出與

盡無一毫拖累自然輕鬆有十分生趣自然快樂

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爲樂然

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

城訂爲姻好生每以叔老爲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强健無勞懸耿待保

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

此以下寫漸
入自然之境

女曰

此兒福相放教入塵寰無憂不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女華妝

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讌集翩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

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爲君行酒勸君加餐

無畔援無歡羨天倫至樂隨地
而安茅屋榮羹天和陋養不可

爲外
人道

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

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誤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

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翦葉爲驢令

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

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幄誹謗狎寢生雛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跡可尋睹其景况眞劉阮返棹時矣

此篇亦寓言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祀上帝浮蕩子能翩然自反則瘡潰可濯氣質一新葉可餐雲可衣隨在皆自得無處非仙境也顧或塵心未淨俗骨未剷眷戀花城復生妄想則敗絮濃穢故我依然薄倖兒欲跳跡入雲霄去便直得寒凍殺矣佳兒佳婦幸得之翩反自新之時果能教以義方不悞其生平又何必羨貴官羨綺紈哉

狹邪遊

撫言杜牧在揚州爲一牛僧孺爲淮南節度舊遺卒諺之

無虛夕

僑寓

見卷二

牀頭金盡

李白詩一壯士無顏色

冷齒

見卷六公孫九娘

敗絮

見卷五續黃梁

下榻

見卷二

武

見卷一

懸鵲

見卷二

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

未詳○唐蔣防霍小玉傳有薛姑子好夢之句

瓦窰

詩小雅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褱載弄之瓦傳瓦紡磚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

○堅瓠集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招習永齡作詩

云去歲相招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作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

佳兒佳婦

唐褚遂良傳先帝執陛下手語臣曰

佳兒佳婦

今付卿

劉阮返棹

神仙傳劉

晨阮肇入天台探藥遠不得返遙望山上有桃樹子熟遂至其下噉數枚飢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復度山出山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見二人持杯笑

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因適至家東西壁各羅有絳帳帳角掛鈴上有金銀交錯具饌有胡麻飯及羊膾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婢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各就一帳宿歇留半年思歸女遂相送惜示歸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

頭進試使鬪

始作俑者此令也

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寵養

之昂其直居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流毒徧天下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爲人迂訥遂爲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

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

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

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卽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

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

爲捕蟲而杖民民不如蟲矣

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

牀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填

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

祝唇吻翕闢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卽道人意中事無

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

卽神亦憐之惟神乃憐之

視之非字

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針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蟻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强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踪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蟆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間。躡跡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草。不出。以洞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壁。不啻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方以連城拱壁。猶覺不倫。上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躑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蟲死則父不能生。母聞而面色灰死。兒無復生理矣。兒涕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誰使之然。此之謂民之父母。爲幸有仁心者。須常存此象於心目中。近撫之。氣息惓然。喜寘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爲念。不復以兒爲念。兒不如蟲矣。自昏達曙。目不交睫。

道比小民
至死將誰
訴耶甚而
以足其望
而卓異之
薦大吏以
書綴馬之
榮九重錫
命悠悠蒼
天民則何
辜而忍使
之至此况
乃以嬉戲
徵物甚於
賦役之殃
民乎幸逢
昇平盛世
凡聲色狗
馬嬉戲之
弊取鑑前
朝即戶役
錢糧亦皆
有牧民之
貴者上存
體國之保
赤下盡太
平之道億
萬斯年矣

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覬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忽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徬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狀特特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鬪。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搏博一笑。因合納鬪盆。小蟲伏不動。堅壁不動。難於撼山。蠢若木鷄。少年又大笑。試以豬鬣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領。大勇若怯。驅敵之計。敵入三鼓。可以乘之矣。堂之鼓正正之旗。斯將舉旗如入無人之境。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草蟲何知而報主。慰主可憐。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有功不驕。克免權奸之忌。成益驚喜。掇置籠中。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

進金龍而上奏疏未措詞知其何以

撫臣受上卓薦宰膺實縣幸得諸赤子之身可化促織愧矣或傳聞異詞但論求其時必可也

鬪蟲盡靡又試之鷄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撫軍第一功疏語必新奇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徧

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語則必新奇宰之考語應是精明強幹微促織動中機宜不遺餘力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幸以卓異聞幸悅免成役

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鬪今始甦耳至此方點醒言之傷心撫軍亦厚賚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躐各千計一出

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罵聞之一人飛昇仙

及鷄犬信夫

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老先生也顧以

草蟲織物殃民至此耶抑傳聞異辭耶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里正漢書韓延壽傳一五注若今之鄉正也游俠荀悅漢紀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一游說二曰游說三曰游行居為

奇貨見卷二紅女白婆蘭若見卷一青麻頭見後青字疑誤搯以尖草不出以筒水

灌之始出

劉侗促織志秋七八月間游聞人提竹筒過籠網絲罩跡聲所縋發而穴斯得乃

額上也其號之油利捷蟹殼青葉核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青沙紺色爲一等青項金翅上連城

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螂形飛鈴爲一等皂鷄蝴蝶形香獅子爲一等

一王

拱壁見卷二

蟹白栗黃促織志

米飯食養也

向隅

見卷二姊妹易嫁

藁葬見卷四

土狗見上梅花

翅見上蟹殼青

掩口胡盧而笑

闕子宋人得燕石以爲大寶

木鷄

莊子紀實子爲周宣王養

曰未也方虛驕而持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景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

視而勝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望矣望之若其德全矣翹然矜鳴似報主知

促織志勝者

長鳴以報其主

蝴蝶

見上螳螂

油利捷

見上青絲額

上蹄躑

見卷四一八飛昇仙及

雞犬

列仙傳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表方俗傳安臨仙去除藥器存庭中鷄犬舐之皆飛昇

三楊蹇夏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以博學

徵入翰林官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楊○楊榮字勉仁建安人洪武末登進士

第歷仕五朝官至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敏人稱東楊○楊溥字宏濟石首人洪武庚辰

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人稱南楊○鄭休字清言正統間三楊秉國文貞爲

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蹇義字直之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宣

德中官少師贈太師諡忠定○夏原吉字惟喆

湖廣湘陰人鄉貢生官至戶部尙書諡忠靖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

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爲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

請贖爲妾波斯謂母曰旣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

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竭貲聘波

隱忿中殺
惟而己矣
之計無所
施乃忽身
化爲虎訖
仇咽之誠
而咽之誠
千古快心
事也
已虎道士
而虎道士
爲之道未
人之道未
也焦不射
則虎不死
虎不死則
泉不吾則
不奇道士
之化爲士
虎而咽莊
獨奇莊之
聘焦射虎
而活我三
虎即快之
字暢快之

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喉從人折箠答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且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爲衛杲無所施其計然猶日伺之此所謂誠心金石開也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溼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爲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己尸臥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鳶時時邏守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齧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斃杲在錯楚中恍若夢醒人能虎咽仇人之首千古快事死而生借仇人之矢千古奇情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蹇澁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卽牀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卽我也遂述其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訟杲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極讀之可
療鬱悶症
症可療噎呃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爲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多矣使怨者常爲人恨不令暫作虎

割臂之盟

左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閼而以夫人言許之——盟公

地獄天堂

見卷四龍飛相公

壯士志酬必不

生返

指人髮

見卷三紅玉裂皆注

鷓鴣

鷓鴣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蜨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

百人倭千人英百里賢千里聖天地生才何國處有類而辨之擇而採之兼收並蓄授政任功喜起廢歌師濟濟令人神遊帝世

鄒平張公子功量癖好之按經而

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鷓鴣善睡睡太

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鷓鴣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

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鷓鴣可以免痺敗之病

是名夜遊齊魯養鷓鴣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鷓鴣自詡

何嘗不可自信

一夜坐齋中忽一

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鷓鴣最盛

此生平之所好也

何嘗不聞風而來

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

笑曰人言果不虛

人言何嘗虛

公子可謂盡養鷓鴣之能事矣

何嘗不盡能

僕亦攜有一兩頭頗

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况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鬪。每一撲。必作勦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鷺。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鼗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閒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嘆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晴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啓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跪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雞。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抱鴿駭嘆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何嘗非拔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何嘗不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何嘗肯輕以予人有父執某公爲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某